



Stendhal

司汤达文集

红与绿

郝运 周克希等译

司汤达文集

红与绿

郝 运 周克希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绿;司汤达小说选 / (法)司汤达(Stendhal)著;郝运,周克希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0

(司汤达文集)

ISBN 7-5327-2810-2

I. 红... II. ①司... ②郝... ③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911 号

Stendhal

LE ROSE ET LE VERT

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连载或复制

司汤达文集

红 与 绿

[法]司汤达 著

郝 运 周克希 等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 海 市 印 刷 十 一 厂 印 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5 插页 5 字数 454,000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100 册

ISBN7-5327-2810-2/I·1625

定价:3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司汤达在巴黎街头又一次中风,次日凌晨二时与世长辞,终年仅五十九岁。法国文学史上这个无可弥补的损失所留下的遗憾至今依然为人们的怀念蒙上阴影。这位以不朽名著《红与黑》展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又以杰作《巴马修道院》中描写滑铁卢战役的辉煌篇章引得文坛巨匠叹为观止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委实过早地搁下了他手中的如椽大笔,以致作为七月王朝时代“一面镜子”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不幸没有完成,诸如《红与绿》、《费代》、《拉米艾尔》等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小说也都未能终卷。

近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生前并不享有盛名的司汤达及其作品的价值早已由历史作出了最公正的鉴定。人们即使通过本书中某些或许尚鲜为人知的未完成小说也不难窥见这位文学大师的风貌。他对社会生活有血有肉的生动描绘、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尤其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揭示所产生的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无疑将为这位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先驱赢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理解与赞美。

庸庸讳言,收入本书的小说有的未及修改,尚待润色;有的未及完成,尚系雏形,甚至仅属残稿,文字难免粗糙,人物形象似亦稍欠丰满。之所以推出这部未完成小说集,无非是为我国司汤达研究者提供一份颇具认识意义与参考价值的资料,这对于扩大我国读者的文学视野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目 录

出版说明	1
------------	---

一位意大利绅士的回忆录	郝 运译	1
箱子和鬼	郝 运译	24
媚药	郝 运译	44
米娜·德·旺盖尔	郝 珉译	58
菲利贝尔·莱斯加尔	郝 珉译	90
梅蒂尔德幽情传奇	金建国译	93
犹太人	郝 珉译	100
社会地位	王允道译	114
红与绿	汪 涛译	147
阴谋家	金建国译	211
A—想象	金建国译	214
德·圣依斯米埃骑士	郝 珉译	224
费代	周克希译	239
唐·帕尔多	金建国译	307
拉米艾尔	王聿蔚译	315
附录	王聿蔚译	470

一位意大利绅士的回忆录

我生在罗马，父母亲在这个城市里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三岁时我遭到不幸，失去了父亲；母亲当时还非常年轻，她打算改嫁，把我受教育的事托付给一位没有孩子的舅父照料。这位舅父乐意地，甚至可以说是无比热心地一口答应。这是因为他打定主意，要利用监护人的职权，把受他监护的孤儿培养成一个忠诚拥护教会的信徒。

迪法翁将军的一生经历已经是无人不知，我在这儿就不再赘述了。在他去世以后，教士们看到法国军队入侵教皇国^①的危险迫在眉睫，开始散布消息说，有人看见木头雕像的基督和圣母张开了眼睛。老百姓容易受骗，对这个好心的谎言深信不疑，迎圣礼的队伍纷纷组织起来，城市里张灯结彩，所有的信徒踊跃地向教堂捐献。我的舅父也很想亲眼看看那传说纷纷的奇迹，他将家里所有的人组成一支迎圣礼队伍，他自己穿着一套黑衣服，手上捧着一个十字架，领头走在前面，我举着一根火把伴在他身旁。我们全都赤着脚，坚信我们越是表现得谦恭，圣母和她的儿子就越是怜悯我们，越是愿意向我们显示他们睁开的眼睛。我们就是这样排好队伍前往圣玛塞尔教堂，到了那儿我们发现一大群人，不停地叫喊着：“马利亚万岁！马利亚和她神圣的造物主万岁！”一些士兵守在门口，挡住聚集在教堂周围的人群，只让迎圣礼队伍进去。我们毫不困难地就被允许通过，很快地到了栏杆旁边，匍伏在圣母和她的儿子的雕像前面，老百姓在叫喊：“瞧啊，他们刚睁开了眼睛！”大部分人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们满怀信心地重复着身边的人的叫喊。至于那些不信宗教的人，他们小心谨慎，避免表示出他们的怀疑，因为他们如果表示出来，别人就会毫不容情地把他们杀死。我的



舅父，凝视着这些圣像，欣喜若狂地叫喊：“我看见了；他们一连睁开了两次眼睛。”我这个可怜的孩子呢，已经站得精疲力竭，特别是在光着脚走了那么长时间以后，忍不住哭了起来。我的舅父不许我哭，打了我一个耳光，同时嘴里说我应该关心圣母而不应该关心我的脚。我们还在教堂的时候，看见一个叫巴达斯基的裁缝带着他的老婆和一个小孩子来了，这个小孩子瘸得那么厉害，架着一双拐杖才能勉强走路。他的善良的爹娘把他放在祭坛的平台上，开始叫喊：“Grazia! Grazia!”^②在时而对基督，时而对圣母，连续这样叫喊了半个小时以后，母亲对她的儿子说：“相信吧，我的孩子，相信吧！”接着他们离开病人，把他交给天主，嘴里继续不停地叫喊：“相信吧，孩子！扔掉你的拐杖！”可怜的孩子服从了，他就这样失去了支撑，从四级台阶的高处摔下来，头撞在石板地上。他的母亲听见他摔倒的声音，连忙跑过来扶起他，立刻把他送到普慰医院去包扎伤口，可怜的孩子非但没有治好瘸腿，反而受了挫伤。在这段小插曲以后，我们离开教堂，排好队一边往家里走，一边发出那老一套的叫喊。到了家我谦恭地问我的舅父，圣母怎么能够容许这个无辜的人摔得这么重，他回答我：“我的孩子，您认为天主和圣母必须对所有的人都创造奇迹吗？没有的事。要得到这么大的圣宠，必须良心清白无垢，毫无可以指责之处。”

如果我想就奇迹这个问题详谈的话，也许写上几本书也不能够谈完。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在罗马的波拉罗拉广场上可以看到一个叫“萨波纳罗圣母”的圣像。圣像前的那几盏灯里点的油，据说不是油，而是圣母本人的奶汁。为了使老百姓受骗上当，在做灯的水晶玻璃里加了一种乳白色的成份。一些穿着宽袖白法衣，佩着襟带的教士接过老百姓呈上的念珠，在神圣的液体里浸一浸。我们也曾经跟随我的舅父排成迎圣礼队伍去向这个圣母像表示敬意。我们利用这个时机上前找本堂神父，请他接下我们的念珠；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商量，他才同意了，后

① 教皇国：公元七五六年至一八七〇年以教皇为首的政教合一国家。位处意大利中部，以罗马为首都。一七九八年二月拿破仑占领罗马，取消教皇世俗权利，成立罗马共和国（1798—1799）。一八〇〇年教皇庇护七世重建教皇国，但又于一八〇九年被拿破仑并入法国版图。庇护七世曾被禁，押送入法国，在法国一直拘押到一八一二年。

② 意大利语：“发发慈悲！发发慈悲！”



来还给我们的念珠上面沾满的不是什么奶汁，而是一种如此黏稠的油，要等很久以后我们才能把它放回到我们的口袋里。

一七九七年，法国军队占领罗马，建立了共和制度，一支国民自卫军也立即组织起来。我的舅父无论在感情上还是见解上完全无法同胜利者取得一致；他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他不得不隐瞒自己的反对态度，申请上尉军衔，这样一来，他尽管感到痛心，还是必须协助联盟节的筹备工作，而且叫我去参加庆祝共和国成立的仪式前的游行。庆祝仪式在梵蒂冈广场举行。我和其余那些孩子都穿着古式服装；我们头上戴着花冠，脖子上围着月桂树叶编的花环。我从这件爱国的新生事物中得到的快乐超过那些朝拜圣母的游行。我的伙伴们也和我一样快乐，尤其是因为在典礼结束以后，又在圣彼得广场举行盛大宴会，我们欣喜若狂了。不过，我舅父的告诫使我不能怀着平静的心情享受我的幸福。我们一回来，他就教训我，要我对这种亵渎神圣的盛大节日产生圣洁的厌恶，他还说，它恢复了异教色彩，这种节日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让放荡和腐败在基督教世界的都城流行。像这样的节日，他还补充说，是魔鬼胜利的日子；我们唯有请求上苍饶恕我们参加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在他看来，蒙受这样的耻辱，还不如去死，他作出结论说，他从此以后不能容许别人再在这些罪人中间看见我们，不管他们使用什么强暴手段逼迫我们。他勇敢地信守他的誓言，不久以后战争形势的发展迫使法国人离开罗马，结束了他的忧虑，并且使他感到称心如意的是，获得目睹教皇政府重建的快乐。在这次使他那些最宝贵的希望都一一实现的政局变化以后，他把我托付给一位教师照管，这位老教师应该把拉丁文的基本规则教给我，因为我如果连这种语言的起码组成部分都不懂，就不能上公立学校，也就是说不能上罗马的中学读书。由于一种可憎的进度缓慢的教学法，也由于按照当时的习惯，往我这个不幸的学生的脑袋里塞进了过多的说教和经文，我的进步非常小。哪还敢向老师们提出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问题！思考就是犯罪，凡是从教士嘴里说出来的都是信条。在两年的学习以后，我领受第一次圣事，领圣事前需要先苦修三个月作为准备。在经受了这次严峻的考验以后，我回到家里，我的舅父和舅母对我的学习成绩问得非常少，他们说，他们只关心我的灵魂得救；他们热泪盈眶地抱吻我，祝贺我如此圣洁地走上了宗教信仰的



道路。可是，唉！我脱离了科学的道路，回到中学时，我把那些严肃认真的教师教给我的一点东西完全忘光了。

在中学里有一个叫“圣路易会”的宗教团体。所有到校上课的年轻人到了节日都必须在上午听讲道，都必须忏悔和领圣体。接下来是回家吃饭，两个小时以后再回到学校来。回来后所有的学生由几位教士领着到城外的一座花园里去打球，每一场球的代价是双手放在膝头上背诵十遍“天主经”。游戏时间结束，大家回到城里，讲道已经在城里等着我们。接下来由两位教士给我们每个人几下苦鞭，这时候灯熄掉，让最虔诚的人可以无拘无束地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地接受善良的神父们的体罚。在开始唱诗篇：*Miserere mei, Deus*^①的同时，苦鞭也就一下下抽起来，这种磨练一直继续到诗篇唱完。诗篇唱完，鞭笞也就停止。先让脱光衣服的悔罪者有时间遮蔽赤裸的身体，再重新点上灯，接着是长时间的祷告，祷告完了才把我们所有这些满怀对地狱和魔鬼的恐惧心情的人打发回去。这种宗教仪式每个星期都要为了我们灵魂的利益，以损害我们的智力为代价，举行一两次。我们的老师们丝毫不关心我们的教育，相反的，他们千方百计地使我们保持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用不公正的严厉惩罚手段把各种美德的萌芽闷死在我们的心里。对我来说，幸运的是，过分的伤害反而提前结束了我的苦难。有一天，我到学校到得太晚，而且与平时相反，课文记得不十分熟，我的那位教书先生立刻叫来了体罚老师——政府委派来执行教师的判决的类似“警官”一类的人物。我手心挨了二十下戒尺，疼得难忍难熬，处罚完毕以后我回到我的座位坐下，但是没法掩盖自己的疼痛和愤怒。我太不谨慎，教师看见我露出不满的神色，下命令再加一次惩罚。这个额外的惩罚不合我的心意，我拒绝服从。但是我的法官威胁说我再坚持拒绝，就诉诸武力。听到这个威胁，除了逃跑再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为了避免不幸，我迅速抓起笔、纸、小折刀和墨水瓶，一样样朝教书先生头上砸去，他只不过受到了一点惊吓。我就这样向他告别。我的同学们哈哈大笑。但是按照老师的命令，他们开始追我。我怕被追上，躲进了一座教堂，在意大利教堂是不可侵犯的避难所。所有在后面追赶的人到了

① 拉丁语：“上帝怜我”。见《圣经·诗篇》的第五十篇。



教堂门口都停住。在轻举妄动之后,我冷静下来,考虑应该怎么办;如果我叫我的舅父来,我相信他一定会跟我的敌人们采取一致行动。我宁可找我的母亲,只有她会帮我说话。她很快地就来到了,她以为我犯了什么大罪,惊恐万状。我把我遇到的事讲给她听,她听了以后才稍微放下心来。她把我带到她丈夫的家里,为了调停这件事他们奔走斡旋,最后被我冒犯的人才松了口,答应他们可以饶恕我,但是我得同意当众跪下求他饶恕,并且在圣约翰和圣保罗修道院里苦修一个月赎罪。圣约翰和圣保罗修道院,有点像轻罪监狱,犯人的生活费用由自己负担。我的舅父对这个解决办法感到高兴,他希望修道士的教导会在我的心里起到有益的影响。“天主在等您,”他对我说,“他主动接近您,别错过机会,请想想地狱正张开大口,要把您吞下去。”他把我托付给修道院长,并且付给他一点钱,请他为我做几台弥撒。然后他离开我。负责领我复归天主的修道士让我吃的苦,受的罪,真是没法全说出来。他明确地向我指出,我遭到下地狱的惩罚,我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我年轻,容易受骗,他的话我全都相信,我的悔恨是真诚的、深切的。每天早上,我谦恭地把我的背奉献给苦鞭;为了使我的谢罪与我引起的公愤相称,我经常穿着一件上面有许多小铁钉的粗呢衬衣。我低首下心地忍受一切,我相信我那些顾问的话,时时刻刻总好像看见魔鬼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我感到的恐惧是那么强烈,每天夜里都要做许多恶梦。他们指定我做一次全面忏悔,我承认我的同学们经常把一些不道德的书借给我看。教士肯定地告诉我:我已经遭受下地狱的惩罚,如果我不仗着祈祷和施舍来抵挡,恶魔就要把我连灵魂带肉体一起带走了。我必须照办,我把钱袋里的钱全部倒在这位善良的神父手里;为了摆脱魔鬼,我心甘情愿地斋戒,遵守赎罪的各种严格规定。“您瞧,我的儿子,”忏悔师对我说,“用您交给我的那四个埃居^①,我要在庇护五世教皇陛下祝圣过的一个祭坛上为您做四台弥撒,您的灵魂会感到好起来。不过您要用苦行磨练您的肉体。”我答应了他,而且做到了。幸好我的隐修的期限满了。在我释放的前一天,我领受圣事,在举行仪式时我痛哭流涕,眼睛一直没有干过。第二天,我的舅父来了,他掩盖住对我瘦削的面容

① 埃居:法国古代钱币名,种类很多,价值不一。



所引起的惊讶,对我说:“宗教的锻炼对您很有益处,您不再处于大罪的状态中,比起以前来您的脸上有了温和、高尚的表情。”我们离开了修道院,他用马车把我带到学校,我跪下来公开请求我的教师饶恕我,他利用这个机会提醒学生们要尊重他的地位和为人。在履行了同类的手续以后,我的舅父把我带回到他的家里,他的妻子看见我立刻叫了起来:“他怎么会瘦成这般模样?”丈夫回答她:“他为了他犯的错误要用苦行来赎罪。”我的监护人一心一意要把我送回学校,但是我坚持不肯。在我的拒绝下,他决定把我送到比尔内律师家里去。比尔内律师负责制作教皇发往西班牙的敕书的副本。这个人近两年来由于害风湿病一直留在家里不能出门;他的工作仅限于在两个老头儿为他抄写的副本上签字。我开始到他那儿学习的时候,他单独一个人跟一个仆人生活。我的舅母上了年纪,常常来陪他,晚上等我工作完毕以后,我们一起回去。这个不幸的律师,风湿痛迫使他躺在床上,永远起不来,他咒骂天主和圣人,说上天要是公正的话,就应该平等地分配幸福与不幸。我的舅母笃信宗教,这些亵渎神明的话引起了她的惊恐。有一天她责备病人不该如此,但是他根本不理睬她的好言劝告。在我们回家时,这个善心的女人劝我不要再去看我们的痛风病人,她说:

“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再听他亵渎神明的话。如果我不再去看他,您也应该学我的样,因为您从一个不信宗教的人教给您的课程里什么也学不到。”

“我不怕,”我回答。如果我的舅父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不准我再到比尔内那儿去上课;那样的话我会感到非常悲伤,因为在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异教徒在一些问题上给了我启发,让我明白了一些事,而这些事过去由于我的老师们的防范,我是完全不懂的。另外他还借给我一些极好的书,读得我入了迷,而且成了我们谈话的题目。我的宗教信仰开始动摇了,我不知道怎样来调和我那些修道士的告诫和律师的原则,他的那些强有力的论据我一天比一天觉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我的舅母又恢复了她的访问。一天,比尔内痛风病发作,疼得难熬,她要求他看在天主面上忍受一切痛苦。他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已经疼得火冒三丈,说了亵渎神明的话来拒绝她虔诚的劝告,这些亵渎神明的话是那么激烈,我可怜的舅母连披上披肩、戴上帽子都来不及,就匆匆



忙忙走了，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在胸前划着十字，还发誓说不再踏进这所可怜的房子。晚上，比尔内笑着把这件事讲给我听。回到家里，我的舅母对发生的事只字未提。下一个礼拜天她去忏悔。她的忏悔师是一个与宗教裁判所有紧密关系的多明我会修士；他说如果她不去揭发那个亵渎神明的人，就不赦免她的罪。第二天她到圣职部^①去作证，然后回去找她的忏悔师，她的忏悔师为了奖赏她的服从，赦免了她的罪。

十五天以后，我被传到宗教裁判所，我以为是哪个假伙伴检举我持有一些禁书，心里非常害怕。我守口如瓶，没有把我接到的这个命令告诉我的舅父，白天黑夜我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谁都会承认，我的处境很微妙，在整个这件事情中确实有使一个从来不了解人世和人世上的阴谋诡计的、可怜的年轻人张皇失措的理由。决定命运的日子到了，我来到神圣的法庭，他们让我在候见厅等了一个小时，我的心怦怦跳得非常厉害；最后有人把我带到一间四壁张挂着黑帷幔的大厅；三个多明我会的修士坐在一张蒙着黑桌毯的桌子后面。看到这种情况，我更加恐惧。幸好三位法官的秘书是我认识的一个正直的神父，他偷偷朝我递了个眼色，使我开始放下心来，呼吸也自由得多了，而且在对我进行审讯以前有时间恢复镇静。我注意到一个大十字架挂在修士们的头上方，在桌上还有一个尺寸小得多的十字架，旁边是一本打开的书，这是《新约》。头一位法官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是不是已经被叫到圣职部去过。对这后面一个问题我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对我说：

“您认识比尔内律师吗？”

“我认识。”

“您有时听见他亵渎神明吗？”

我回答说，他病得非常厉害，我到他家里去是为工作，而不是为听他可能说些什么。一道怒视的眼光迎接我的回答，法官吓唬我，如果我不把我知道的全都直截了当地揭发出来，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并且勒令我以三位一体^②和《圣经》的名义把罪人在我面前讲的那些亵渎神

① 圣职部：罗马教廷下面的一个部门，一九六六年改为“信理部”。

② 三位一体：基督教基本信条之一，该教宣称上帝只有一个，但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



明的话揭发出来。

“难道，”他补充说，“您没有跟这个人进行过单独谈话？”

“从来没有过。”

“我劝告您不要跟这个不信宗教的人交往，他的灵魂注定要受地狱的酷刑。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他能够获得圣宠，但是没有希望成功；去吧，年轻人，凭着这个十字架发誓，不对任何人说您曾经被传到我们的法庭上，以及为什么我们传讯您。”

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按照例行手续把我打发走。我出来在候见厅里看见两个可怜老头儿，我的律师就是在他们抄写的副本上签字的。这两个不幸的人浑身抖个不停；他们声明自己是无辜的，保证他们从来没有跟宗教裁判所发生任何争执。我告诉他们是什么原因传讯他们，消除了他们的不安。回到家里我把这件事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我的舅父，他狠狠地责备他的妻子太冒失，她引用她的忏悔师的命令为自己辩护，她必须服从他的命令。

当天晚上，我照常去看我那个不信教的人。我发现他非常激动，问他是什么原因。

“我没有理由笑，”他回答我，“有人到宗教裁判所揭发我；他们想把一个可怜的风湿病人怎么样呢？我躺在床上等着他们。”

不久以后，来了一位宗教裁判所的法官，进行一次长达四小时的审讯；可是多明我会修士们的所有那些诡计施展出来，都在被告的冷静沉着的态度面前碰壁了。在演出了这出戏以后又过了一个月，我们的律师在家里接待了一位大法官，这位大法官并不比他以前派来的那位法官幸运，临走时威胁说，要把病人连人带床抬到监狱里去。他走了以后，比尔内对我说：“他们到底打算干什么？我是一个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高明的神学家；他们可以把我送进监狱，用酷刑折磨我；对，但是他们不能使我违背我的良心。”接着他又握住我的手补充说：“我的朋友，宗教裁判所对无知无识的人管用，但是它在受过教育的人眼里信誉扫地，它的推理方式对他们不起作用。”两个月后向他发出了逮捕令，但是因为他生命危在旦夕，所以不得不暂缓执行。比尔内的病情恶化得很快，几天以后他死了，至死也没有悔改。

一八〇七年，法国人刚重新占领这个世界性的都城，一向轻信的罗



马青年立刻就被拿破仑动听的诺言所蒙蔽。在最执迷不悟、受了骗的人中间本来应该有我,而且我承认,就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我非常情愿受骗。但是我还处在我舅父的监护下,我已经说过了,他是个坚决的教皇主义者,我即使真心有这个打算,有时候也无能为力。我受到我的监护人的严密看管;不过他为了一些事务,被迫从事一次小小的旅行,他把我留在罗马,但是吩咐我不要出门,只能见他指定给我、负有充当我的良师益友的使命的那位教士,特别是不要跟政治沾边,政治是烦恼和失望的无穷无尽的根源。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徒劳无益的誓言!他刚出罗马城,才走了几里路,我就已经在向我的朋友们打听情况。他们中间有几个在新组成的团队里服役;还有几个在政府部门里得到了很好的职位。他们全都热心地劝我离开我的舅父,从事军人生涯,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少尉的军衔。我表示有困难,提出的理由是教皇对接受法国政府的职务的人会给以绝罚^①的处分。我的顾虑把朋友们逗乐了。

“您的舅父使您陷在愚昧无知之中,”他们对我说,“您的那些老师协助他完成他的这项工作。跟我们走吧,您很快就会知道绝罚值多少钱了。”

我的抵制顶不住他们的劝告和我的率领一连人的愿望。我相信我的舅父看见我的肩章,怒气会消除。我知道他要在两天以后才会回来,便立刻打定了主意。我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套军服,我的朋友们从罗马总督米奥利斯^②将军那里替我请求到了一份军官授衔令。我对我的新军服感到那么得意,怀着暴发户的虚荣心忙不迭地穿上它出去炫耀一番。刚摆脱了监视,我还能毫无保留地去享受我还不懂得的自由给我带来的快乐。第二天我穿着军服去见米奥利斯将军,感谢他给予我的恩典,并且宣誓效忠皇上。将军亲切地接待我,向我保证,法国政府对最先投奔到它的旗帜下的那些人的热忱将理所当然地表示感谢。接着他派我去见第一军团的营长恺撒·玛吕奇。恺撒·玛吕奇立即让我

① 绝罚:天主教会给予神职人员和教徒的一种处分。按天主教神学所说,受此处分者死后不能升天。

② 米奥利斯(1759—1828):法国将军,曾任罗马总督。



服现役。我的舅父知道了我的所作所为,迅速办完他的事,提前赶回罗马。他的惊奇和愤怒,那是我这支秃笔无法描写出来的。他看到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立刻向我宣布,我必须离开他的家,他永远不同意在自己家里接待一个反叛分子,一个受到绝罚处分的人!我试图平息他的怒火,向他提出使我下定决心的那些理由,并且表示为拿破仑效劳,仍旧能同时做一个好天主教徒。我白白地浪费口舌。

“不,”他嚷道,“不,不可能同时为两个主人效劳;放弃你的计划,取消罪恶的诺言,现在还来得及;隐居到乡下去,避开那些恶人的诱惑。”

我呢,丝毫不动摇,我已经尝到了世俗生活和它的快乐的滋味,短时间的体验已经增强了我的决心,然而我的舅父害怕受到法国政府的怀疑,不敢使用暴力。他让步,同意每个月给我四个埃居,条件是我必须住到别的地方去。这一点我第二天就照办了。

法国人刚到罗马时,干出了许多过火的事,教皇的国务卿写了一封封信对滥用武力提出抗议,但是法国政府支吾搪塞地回答,仍旧采取一切对它的计划有利的措施。它一开始先占据大部分的修道院,改成营房。教皇政府公开抗议这种对国际法的违反;但是米奥利斯将军置若罔闻。教皇确信他的告诫无效,于是决定把所有与法国人携手合作的人都给以绝罚的处分,他的绝罚令在夜间张贴在罗马和教皇国境内惯常张贴告示的地方。将军把守卫蒙特-卡瓦洛宫的瑞士兵换成法国军队,作为对这种敌对表示的回答,并且禁止一切来访者入内。圣父看到自己的权力受到蔑视,并失去了人身自由,于是吩咐把各处的宫门一齐关上,断绝与外界的任何来往。他相信法国人在设计劫持他,吩咐把他的教皇服准备好,一旦有人冒冒失失闯进他的庇护所,他就把教皇服穿上,谁要是胆敢用罪恶的手碰他神圣不可侵犯的身体,他就对他做出死刑的判决。老百姓一知道法国人的计划,立刻就发生了极其严重的骚动。尽管米奥利斯将军自己指挥下的士兵为数众多,他还是认为,为了慎重起见,最好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劫持教皇,他没有忽略为了保证这个计划成功所不可少的任何一个预防措施,这个国家里的老百姓只知道有教会,把教皇不仅看成一个君主,而且看成人间的一个天主,所以这个计划实行起来有着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在这出悲剧的结局的前三天,特朗斯泰韦尔、蒙蒂、波波洛和博尔戈的所有显要人物都来到教



皇宫的门口,他们的借口是要把一条重三百斤的特别大的鲟鱼献给教皇陛下。严禁进入宫内的命令并没有撤销,但是法国人担心,如果加以阻止,老百姓的怀疑会加强,于是欣然地同意了。代表们带着他们的大鱼被领进去觐见教皇。教皇接受了这个敬意,并且感谢这些显要人物对受到他们教会的敌人们压迫的君主表示出的依恋。接着代表中有一位发言,让教皇知道他们来的真正目的。

“在这个严重情况下,”他对教皇说,“我们使用了计谋才骗过您的那些狱卒的监视;为了救您而武装起来的两万人准备把您从您的敌人手里救出去;请相信他们的忠诚;如果他们应该为您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了这样美好的一个原因殉教而死,他们将会感到幸福。”

教皇错误估计了法国人的计划,没猜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因此他仅仅向代表们表示了他的感谢。

“回去吧,”他对他们说,“采取行动的时刻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我需要你们帮忙,我会通知你们。放心吧,我不会离开你们,决不会有人敢谋害我本人。”

接着他们为他们祝福,在答应他们吻过他的脚以后,把他们打发走了。

米奥利斯将军十分忧虑地看到在老百姓中有了骚动的迹象。为了挫败在他面前酝酿的那些反抗计划,他决定加快劫持教皇的步伐,并且把这件棘手的任务交给了宪兵指挥官拉代将军。这次袭击要在夜间进行,他命令所有警察分局局长都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百名警察要跟五十名宪兵和一百名国民自卫军士兵在备战状态中过夜,他们要带着梯子守在教皇的花园的墙脚下。总督让人对负责行动的士兵们念了一道当天的命令,命令中威胁说,凡是进入宫内不守纪律的士兵,不论事情大小,一律处以死刑。拉代将军午夜时分由宪兵军士博农陪着来到,他俩都穿着便服。攀登围墙的程序是这样安排的:警察应该先爬,接着是国民自卫军,最后是将军带着几个宪兵。国民自卫军中有一名士兵叫玛佐利尼,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他渴望能够得到首先爬上围墙的荣誉,急于求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因为他跌下去,摔断了腿。他跌下去,给对他充满热情的同伍弟兄们泼了一盆冷水,他们把这件意外事故看成是天意。警察都是些无知无识的人,是被强迫带来的,他们拒绝爬

墙。将军于是对士兵们说：“我的勇士们，让这些人看看这是天意还是自然发生的意外事故，前进。”宪兵立刻爬上围墙，国民自卫军和将军跟着，警察殿后。从花园通往宫内有一条曲曲弯弯的地道，将军让一个熟知路径的人当向导。他们一只手握着一把手枪，穿过这条地道，到了尽头，找到一个同谋者，他替他们把门打开，从这道门他们进入了教皇宫的大院子。将军把他的一小队人聚集起来，命令他们去解除瑞士卫兵的武装。为了执行这个命令，十五个人就足够了。在这个先决任务完成以后，宪兵们回到集合地点，向将军保证，教皇的卫兵决不可能进行任何反抗。将军吩咐他的随从要绝对保持肃静，命令向导把他和军士领到教皇的卧房门口，他们没有遇到一点阻挠，顺利地到达。将军敲了两次门；刚敲第二次时教皇问：

“是谁？”

“我是拿破仑皇帝的使臣拉代将军。”

听到这个回答，教皇打开门。他穿着整齐，有人猜想他还没有上床；还有人断言他对这次拜访早有准备，他在等候决定他动身的时刻。不管怎么说，反正教皇陛下请将军和军士进去。将军在向教皇致敬以后，对他说：

“教皇陛下有五分钟的时间做出决定：您必须在这份条约上签字（条约中包括宣誓效忠皇上，承认拿破仑法典，还有几条比较次要的内容），不然就立刻动身。”

教皇看了条约。在这五分钟里他一直站着，手指间玩着他的鼻烟壶。军士无礼地向他要一撮鼻烟，教皇面带笑容地把鼻烟壶递给他。“真是好鼻烟，”宪兵军士尝过以后叫了起来。教皇没有回答，向他做了个手势，要他从桌子上拿一盒。五分钟到了，将军问圣父怎么决定。

“动身，”教皇回答，“不过我希望带着我的国务卿和我的侍从。”

将军同意了，相应的命令发出，教皇宫的大门立即打开，让两辆由六名全副武装的宪兵护送的、套上驿马的旅行马车通过。康萨尔维红衣主教立刻来到，他态度十分庄严地对这次侵犯提出抗议，另外还要求稍微给一点时间来为动身做准备。拉代将军愉快地回答他说，议论和讨论的时间已经过去，应该启程上路了。马车停在楼梯底下，教皇登上指定给他的那辆，他表示希望能有他的国务卿坐在他身边。他要求的

